Z星期話題

中国美术馆的半个世纪

□ 李 丹

5月23日，中国美术馆迎来自己50周岁生日。

50年间，在她的影响下，催生出一代又一代中国美术大师；

50年间，她向世界充分展现中国现代美术的发展历程；

50年间，她把“美术馆文化”真正传递给社会大众。

随着时代的发展、社会的进步，她越来越体现出梳理文化脉络、推动文化繁荣的重要作用。

在北京市东城区五四大街上，矗立着一座明黄琉璃瓦建筑。它以独特的民族气质，与周围的故宫、北海、北大红楼交相辉映。它就是由著名建筑大师戴念慈先生设计的中国美术馆。

见证——中国美术的发展

步入中国美术馆大厅，就仿佛进入了一座艺术的宝库。正在进行的“与时代同行——中国美术馆建馆50周年馆藏艺术大展”上，诸多艺术精品悉数亮相：徐悲鸿的《战马》、罗中立的《父亲》、蒋兆和的《流民图》，以及齐白石、张大千、吴作人等艺术名家的代表作，呈现出一幅幅流畅的中国近现代美术发展史的珍贵画面。

“在建馆50周年这一时间点上，我们回顾自己的发展历史，其实也是为了更清晰看待中国美术馆所要承担的文化传统。”中国美术馆馆长范迪安认为。

没有足够多、有分量的代表作品，就不足以撑起一座国家级的美术馆。正是基于这一考虑，中国美术馆建馆伊始即开始了对美术作品的收藏。1961年，尚在施工期间，中国美术馆就成立了“收购小组”，首批入藏的包括石鲁、傅抱石、林风眠的作品，以及一批现代版画。后来又获得岭南画派“三杰”之一的陈树人夫人捐赠的116件陈树人作品。1963年开馆前夕，短时间内已积累近5000件作品。

半世纪来，中国美术馆举办的各类展览有4000余个。尤其是在现代美术繁荣发展的上世纪80年代，名家名作纷纷亮相，引起学术界及社会的普遍关注，造就了一大批名家经典。

在罗中立的油画作品《父亲》前，许多观众久久驻足。那深刻的皱纹、闪光的汗水和期盼的眼神，穿越30余年，依然深深震撼心灵。在作品《父亲》的入藏卡片上，作者这样介绍他的创作过程：“1975年春节看到采粪的农民，画了‘父亲’的第一幅草图。以后又多次草图，但未能将所想表现的东西表现出来。直到1980年偶然看到美国一位专画巨幅正面肖像的超级写实的画家介绍，我真正找到自己的语言。”“我们的作品有故事，有艺术家创作经历，有当时条件下与公众见面那一刹那所迸发的火花和感染力，这些共同构成了美术馆藏品的魅力。”范迪安介绍说。

在艺术与观众的碰撞中，文化的内涵得以呈现，艺术的价值也得以提升。半个世纪以来，不论处在怎样的状态下，中国美术馆对入藏作品的水准要求丝毫未下降，要求一定是能代表该艺术家最高艺术水准的作品。“有时因经费所限，我们只能付出微薄的费用。”范迪安说，“我们的馆藏精品与日俱增，这都得益于大量艺术家及其亲属的无私奉献。”

正是由于对艺术价值的无限追求，使得中国美术馆成为我国美术界具有最高地位的艺术殿堂。“在这里办展，已成为中国艺者生涯高点的标志。”中国美术学院院长许江这样评价。

交流——面向世界的艺术

上世纪80年代，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脚步，中国美术馆举办了一系列外国美术作品展。从法国农村风景画派，到罗丹、毕加索，这些迅速“请进来”的艺术作品为当时的中国美术界带来了一股新风。只要中国美术馆举办一次外国美术展，在中国画坛就会掀起学习的风潮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美术馆成为了艺术文化的发声场。

当年“请进来”的艺术形式，为开拓中国艺术家的国际视野提供了不少帮助。现如今，中国美术馆则越来越多地“走出去”，成为展示中国优秀艺术的一扇明窗。近年来，中国美术馆每年都要在国外举办5到6场中国艺术展览，既有馆藏艺术精品，也有优秀艺术家的当代作品。通过这些展览的举办，中国美术逐步走向世界艺术舞台。

中国美术迈向世界的脚步也并非一帆风顺，许多展览和作品很难走向世界的主流平台。范迪安表示，这主要是因为20世纪以来的现代美术基本上由西方所主导。“打个简单的比方，如果在北京街头问100个人知不知道毕加索，可能90多个人都知道。但是站在巴黎街头问是否知道齐白石，可能知道的人连10个都不到。文化影响力是一个国家国力强盛的重要体现，中国美术馆要做到让世界对中国现代艺术产生新的认识！”

要改变这一“文化逆差”的状况，让世界通过美术认识中国，首先需要建立起丰满、清晰的中国现代美术序列。在几代人的共同努力下，中国美术馆藏品数量已达到10万余件，近50大类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这些藏品越发展现出其应有的历史价值，世界也将更清晰地看到我国现代美术的发展历程。

共享——国家的美术财富

北京市民王学敏是中国美术馆的超级“粉丝”，她几乎每个月都会来2至3次，还把自己喜欢的作品拍照上传微博，与网友共享。分散在全国各地“志同道合”的朋友们，通过她的微博分享着美术带来的无限乐趣。“对于我们这些美术爱好者来说，中国美术馆为我们开启了一扇通向美术殿堂的大门。”王学敏一边向记者展示着微博，一边兴奋地说。

还有一些更“高级别”的美术爱好者，则逐渐发展成为中国美术馆的“志愿者”。“他们或以贴近观众需求的语言方式，或以讨论交流的方式，向观众介绍作品，这样做，可能比专业介绍更能适应普通观众的艺术欣赏需求。”范迪安说。

“我从小生活在中国美术馆附近，亲眼看着中国美术馆的建成，年轻时喜欢在美术馆里度过闲暇时光。”退休历史教师、中国美术馆志愿者庄则萍说，“半个世纪后，我从一名观众变为志愿者，服务来自社会各界的广大观众。我还将工作时积累的中外历史知识化为对美术作品的认知，在与服务对象分享中共同提高。”

2011年，中国美术馆实现免费开放，观众只要凭借有效证件就可以免费领票参观。免费开放后的中国美术馆在服务内容上不断创新，展览精品纷呈、长年不断，更好地满足了观众多层次、多样化的审美需求，中国美术馆真正将“美术馆文化”传递给了社会大众。

“美术是一项不封闭的事业，它是开放的，可以与文学、科学互联互通。优秀的美术作品可以开拓思维、启迪思想，提升人们的创造力。”中国美术馆原副馆长杨炳延表示。充分发挥美术馆的艺术引领作用，使之成为引导社会艺术风尚、提升大众欣赏水平的公众美学教育平台，已成为中国美术馆未来发展的重要目标。

图①丰衣足食图 作者：力群 品类：木板套色 创作年代：1944

图②万山红遍 层林尽染 作者：李可染 品类：纸本水墨设色 创作年代：1973

图③天安门前 作者：孙滋溪 品类：油画 创作年代：1963

博物馆之旅

煮海为盐见神奇

□ 李佳霖

浩瀚的大海向人类奉献了难以尽述的资源与精华，其中海盐就是从大海中提炼出来的最为闪烁的结晶体。

在江苏盐城市区，古代著名的人工运盐河串场河与宋代捍海名堤范公堤之间，坐落着展现中国海盐历史文明的大型专题博物馆——中国海盐博物馆。

徜徉在占地6万平方米，主体建筑面积1.8万平方米的海盐博物馆，首先吸引人的是由中国工程院院士程泰宁先生的建筑设计。据说他的创作灵感来自一个故事：“玉皇大帝巡视九天，在一个叫做盐城的地方撒下一把结晶体，结晶体落到了串场河的上游，成就了现在这座新奇的建筑。”

远远望去，白色盐晶造型的雕塑式建筑新颖别致，其外形像一堆不规则的正方形结晶体，这也是盐在显微镜下的形状。建筑顶部是六面晶体的盐之形状，栩栩如生地诉说着先祖“煮海为盐”的历史文明。

作为全国惟一反映中国海盐历史文明的大型专题博物馆，博物馆的展厅几乎囊括了所有与海盐相关的神话、传说、故事、历史。

“远古神农氏时代，有了住在今胶东半岛的部落少年瞿子，他母亲被海中恶龙夺去了生命。为替母报仇，瞿子决定把大海煮干，制服海中恶龙。时间一久，瞿子发现每次把一罐海水煮干后，罐底总要留下白色、黑色、黄色的颗粒，味道咸涩，人们给它起名‘龙沙’。后来瞿子担任首领，炎帝封瞿子所在的部落为夙沙氏，专门负责煮海制盐。”在博物馆“煮海之歌”的展厅中，“夙氏煮海”的神话引出了所有关于盐的现实话题。

走出神话，分上下两层的博物馆，采用蜡像、雕塑、沙盘等演示手法展出了我国海盐历史文明的发展脉络。如一楼大厅陈列的一艘大船，就是清末运盐的商用船；“炼卤煎盐”、“晒海为盐”等蜡像、雕塑，则展现了古代海盐生产和盐民生活的多层文化场景。一层展室的走廊上，还陈列着一个个盐雕作品。

“史海盐踪”会让参观者随时间的足迹，去追寻我国盐业尤其是海盐业的发展史。早在上古时代，我国先祖就已发现“盐”并肯定了它对人类生活的意义。“煮海为盐”技术的普及和推广，为中国盐业的辉煌历史拉开序幕。

最早的一批盐商出自春秋时期。此后齐国开“山泽之禁”，官府直接介入食盐的生产、运输、销售环节，施行盐专卖，从而形成了早期食盐官营制度。正式创立食盐官营制度的，是春秋时期齐国的管仲，这一制度允许齐国人民在秋冬农闲时期雇人煮海水为盐，但不准私自贩卖销售，而由国家统一收购、运输、销售，同时向不产盐的梁、赵、宋、卫诸国外销食盐。齐国通过对盐的运输和销售获取大量利润，并通过向不产盐的诸侯国出售食盐，来达到政治和军事上左右诸侯的目的。齐国由此迅速强大，成为春秋时期的中原霸主。

“盐，白色的神奇精灵，无处不在，伴随着人类的生存与发展。”而盐城这座城市，当初确是因盐而起，因盐而兴。由于制盐业日渐发达，为了便于运输，开始陆续开凿运盐河道，汉武帝于元狩四年(公元前119)在此设置盐渎县。东晋安帝义熙七年时，改“盐渎”为“盐城”，即为今天城市名称的由来。

盐城作为沿海开放城市，海岸线占江苏省的56%；盐城至今已有2100多年的产盐历史，是淮河下游和黄海之滨悠久盐文化的源头所在。古往今来，海盐文化始终是盐城这座城市的文化之根。

七日

最近几天，66岁的易中天先生对媒体表示，自己打算重写中华史，未来的5至8年，他要用36卷本的篇幅，从女娲补天一直写到民国。

这套《易中天中华史》的总序已经面世，其中写道：中华文明的要害就是“家国一体”。……这，就叫“以人为本”。……以人为本，就不会“以神为本”，难道就不会有宗教，有信仰，而且不需要有宗教，有信仰。实际上中华文明的特点，就是“以祖宗代上帝，以圣人代神祇，以道德代法治，以纲常代信仰”。由此体现出来的，则是人本精神、现实精神和艺术精神。这是中华文明的三大精神。

非常明显，易中天仍在延续《百家讲坛》中的评书风格。不以神为本，也就不会有也不需要有宗教？这逻辑咋演进的？那影响了华夏文明一千年的中国禅呢？算不算宗教？家国一体，作为个体的人就不需要有信仰了？那些成千上万学禅信禅的文人墨客算是怎么回事？

对此，研究人员马勇评论说，对于中国历史的书写，不只是表达的问题……，如果你不能建构总体看法，只描述一个故事又一个故事……，你的发行量再大，在学术史的脉络上可能都没有地位。做历史是个相当扎实的工作，也有举世公认的标准：必须以史料为基础。吕思勉也写过《中国通史》，可人家二十四史细读3遍，还有先秦、魏晋、隋唐五代等断代史的基础。文章写得信手拈来，结论横出，读来顺畅无碍，新颖有趣，那是随笔、戏说，或者“××”那些事儿，用来娱乐完全没问题；非要扮成正史来出书，就“雷人”了。

从雷人史到雷人剧

□ 章木杨

“雷人”的东西终究会让人受不了的。近日，有关管理部门表示：过度娱乐化的抗日战争题材“雷剧”要整治。自从穿越剧、游戏改编剧等类型的剧集播出受限之后，抗日剧就越来越多地占据着各卫视的黄金档。这一花齐放可不容易，为了争奇斗艳，各抗日剧纷纷使出独门秘技：“徒手撕鬼子”、“手榴弹击落飞机”……各式各样的狗血情节和夸张场面，让人清晰地看到了已经受限的娱乐类剧集的影子。在以收视率论英雄的电视剧产业链上，满足观众的娱乐要求是一个心照不宣的规则。在很多以娱乐为旨归的剧集被限播的情况下，将娱乐元素加入历史剧，似乎成了电视台和剧集制作方的共同选择。

他山之石，可以攻玉。在英国，需要娱乐的观众，可以看类型丰富的美剧，从青春剧、律政剧到魔幻剧，不一而足；想看严肃制作的，可以看BBC等电视台拍的英剧和纪录片，虽然文艺复兴、维多利亚时代、工业革命的历史故事早已被反复拍了多遍，但收视率依然很高。观众们熟知情节还依然买账，表面看来是因为剧集本身制作精良，力求逼真，还有巨星加盟，背后则是不求商业回报的公立电视台，以及政府对严肃剧集拍摄的补贴。

如此看来，严肃剧集和娱乐片不可偏废。将教育和娱乐的功能分开，百花齐放，让大家自由选择，也许是个好办法。有了娱乐片，严肃剧集未必不受欢迎，《舌尖上的中国》的第二季让不少人等得口水直流，《故宫》、《美丽中国》也曾让很多观众大呼过瘾（当然，严谨踏实的制作和充足的经费也是这些片子的共同之处）。就好像金庸看遍，也想读点老舍、沈从文；放假久了，也想回课堂学点知识一样。可是如果非得像易中天先生那样，单靠讲故事来治史，既想树立学术圈里的地位，又不愿丢了通俗读物读者的追捧，就只能被看作眉毛胡子一把抓了。

《周末》执行主编 隋明梅
编辑 张济和 何东宪
梁 婧 敖 蓉
邮箱 jjrbzmzk@163.com